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二十六

大明興化府志卷之二十七

禮紀

藝文志

紀載類 廨署

舊莆田縣記

朱文霆

莆田有縣自唐始汴宋以前隸泉州南渡後屬興化軍太平興國五年改屬興化軍有元詔改興化軍為興化路而莆田仍置縣舊有此記非是

尹有簿今設監一人舊有丞今省縣置重建於宋慶歷而脩之者又昉於監縣合麻也為里三十四戶視昔益滋而粟米之征鹽鐵之筭民至破產不能給枵訟牒者日常數十人塞縣庭文書盈几閣上司督功程不絕也僊溪游洋介居山谷郡府需給

一於此乎出以故官政日弛一棟一瓦之撓葺治弗時而署浸
以敝至正中天子勵精圖治嚴王事課守令而守令之責益重
己丑之歲董侯秉堅帖木兒以朝廷遴選來尹是邑賦平役均
威行惠洽政成之三年侯始指官署示民曰予始至不忍煩民
令予將及瓜敢以是煩民民聞相率趨事木石瓦甓不戒而具
人徒餱粮不令而集於是視事有庭殖殖其楹佐政有幙冀冀
其舍吏曹區分鱗次寫比為之儀門以嚴讀法為之譙樓以司
挈壺以至燕居之堂庖湢之所城隍之祠因繫之域莫不嚴整
完好廣若干尺東有後門濶二丈尺西至空地四十三丈七尺餘
袤若干尺南至縣門北至後園六十七丈八尺崇若干尺為錢
五百緡有奇吏不得而干焉始事於辛卯年春訖工於其年之
冬侯遂為酒於縣樓會父老以落之南望壺山北瞰寧海慨前
人之風烈惟簡肅其若存因語父老曰是役也爾民亦良苦矣
乎父老曰前令之來吾小人推膚剥髓以事苞苴之不足悍吏
漁奪吾民賦歛百出誅求日至又不與是焉自明府來毫毛不
取我民而科率有限吾小人惟輸財募庸以為是所捐幾何哉
既咸舉觴為侯壽又請於予以記紀侯德予曰噫侯嘗尹漳之
長泰建之政和又嘗司臬大郡之晉安矣其循良之迹平反之
仁皆表表在人耳目而莆之人士且欲勒之堅珉者非惟寓去
思之情抑以廳壁之無紀郡志之罕續將以備觀民風者之采
覽而裡大史氏之蒐擇也既而江浙行中書調侯延平推官民
惜其去而徵諸文不置遂為之紀侯字用廣順德人祖董瑞奉

議大夫懷安路治中父董之綱敦武校尉漳德路行用庫大使
世以閥閱稱至正十二年正月日士民何伯玉等立

僊遊縣重脩縣治記

編脩莆田林文

莆稱海濱洙泗僊遊莆田名邑也據莆上游山高而水清地固
而田沃浴朴而民淳四民士農居多蓋耕鑿之外業儒而已在
昔盛時自井邑而達田野絃誦之聲遠邇相聞衣冠之族聯絡
相望閩之為邑莫之或先有道之士皆樂仕於此比歲為邑者
惟知憊精神於簿書期會之間窮心力於徵需供億之事求其
能撫民以仁納民於道者或未之聞為民者亦因於輸納迫於
漁獵奪於兼併棄耕鑿而逸去者十殆三四絃誦之習幾寥寥
矣遂皆目為難治之邑邑治建於唐而遷於宋圮而修者屢矣
至是治事之廳居吏之舍出入之門相繼傾圮廿年于茲矣存
者惟退食之堂亦凜焉將壓矣聽訟延賓一皆於此長貳交代
者不知幾人豈皆安於苟且而恬莫之省蓋亦迫於事劇未暇之
及宣德癸丑王侯彝來宰是邑詢察民俗究知弊源乃去繁就
簡代猛以寬開誠心布公道慨然欲復民風於古民皆信而悅
之莆春月困者日以蘇逸者日以復不數以月荒穢之悉化而
桑麻矣愁嘆之聲轉而笑語矣侯遂惻然以植壞起仆為己任乃
召其耆老而告之曰美材匠木吾邑產也為旁邑所取盡征之
乎令出無何材木山積又召工師計其羨者以鬻於人得財凡
若干凡工匠之傭瓦石之資胥此焉出取期於農隙興工民聞
之皆欣欣然相率相告如期而來惟恐或後以是歲十二月二

十又五日訖工距興工之日凡用工四閱月規制縝密可以經
久丹碧輝煥頹改舊觀府史之受事案牘之皮藏出而聽治退
而逸勞皆得其所既落成邑庠司訓黄君譔走書京師屬予記
予以史館事嚴未克踐越明年復書伸前意且曰侯是役也有
三善焉役民農隙戒以勿亟仁也取財於征不費其民智也不
安苟且急所當為義也是皆不可以不書予惟非特三善而已
侯又嘗新學宮勤教道蓋欲敦孝弟禮義以振起士風孔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侯其有道者歟予雖無
陋得無一言以記之乎侯字友倫浙之四明人儒族胄也由京
秩而遷是職操行如冰雪燭事如蓍龜愛民如赤子憂民事如
家事處同僚如兄弟視吏胥如子姪其善政不一而足云正統三年歲次
戊午夏五月初吉興化府僊遊縣縣丞薛本主簿吳
鋭典史李春儒學訓導天台沈宗莆田黄譔同立

縣廳道愛堂記　邑人陳讜

莆中三邑僊遊為壯邑有四民士風為盛士風盛故巨室多宰
是邑者非有學未易濟邑大夫許公伯詡温陵人而吾邑舊隸
于泉公諳其風俗知其民情其始至也心一本於誠而民自孚
政雖尚乎寛而事畢舉蓋有學也公之尊公通守嘗馳聲太學
縣舍選取高科曾為永福宰政績著聞民至今懷思公之學即
通守之學也今日之政即昔時之政也此去永陽不遠先後未
三十年士夫共知之公今政成民詠于野諸司推重交薦于朝
受代伊邇縣治之西有小堂頹敝近葺新之取夫子之言以道
愛為名一日下訪誘以題額併請記之讜以昔與通守同學校

最厚今又隣居依仁三年荷眷甚渥誼不容辭竊因茂宰之意以求聖人之旨所謂道者即天下日用共由之道布在方策者皆是也愛者非姑息之謂也民以食為天無力役以奪其時又能列射行阡陌勸課之俾獲耕斂以足其食是愛之也公賦取於民有制但寬其期而使之自輸無吏跡之擾是愛之也鞭朴者治之其民厭乎罪小懲而大戒之使有恥而遷善是亦愛之也要之由學則必能知道知道則必能愛民聖人之訓豈欺後世也哉是二字也公家世學既允蹈之又名斯堂將以望後之

縣大夫嘉定十二年九月二日承事郎知興化軍仙遊縣主管勸農公事許伯詡立

縣丞廳記　莆田丞宓

昔人以官為家居一日必葺況臨涖百里佐令長以出治賢則百里之民得其所不賢則反是然則丞豈真慢者哉僊遊古縣萬家為聚非十室比任是職者凡令長之政無所不當知將順其善意正棣其不及官雖次令民於是乎責望焉知事是則前任人名氏尚不可不記諸壁而廳事頹圮置不復問曰姑數日以待更得不負是寄乎三山趙君璲夫以宗英掇科第寶慶丙戌來佐斯邑適年適恆雨盲風上穿下墊蓋更造於百有四十年之前因陋就簡至是不可復支舊圮每任一葺必取工材於浮屠氏遂名其主首而告之曰舉其三歲卒一擾曷若協力新之勞於此時逸於後日不亦可乎皆曰唯肇役於中秋閱三月而成端直宏敞一洗昔時偏頗湫隘之陋吏舍庖湢咸備無缺聽訟治賦心清體安凡此皆為民也既成乃屬記於宓宓於趙君

尊府提舉公有交承舊喜君留意職業視官舍若己居用能竣事而無擾則其為政可以槩見矣於是乎書（紹定二年重陽前二日立）

縣尉廳記

清源黃巖孫（時為縣尉于此）

僊溪尉廨在縣西南數十步屋壽且數百年廣不至奢狹不至陋規模位置整整可觀樓曰大隱可以面溪山軒曰梅竹可以羅賓（友同）亭曰環秀可以娛觴咏有堂介乎其間粗完潔可喜書冊橫陳花木羣揖公餘藏脩必於是前此未有名之者意必有所待予因榜之曰思賢有客來詣所以曰尉職警捕耳事至俗官至庳以至庳且俗之官而馳志於至高且遠之域得微欺我歟敢問子之所謂思賢者何居予且愧且笑對之曰客何言之陋士方脫民畝蔭吏行俛首就一尉誠庳且俗然事俗而不自為俗乎者學充於事也官庳而不自為庳者人大其官也故有都三公而飄忽如煙埃者亦有屈一尉而震耀隨日月者顧樹立何如耳客亦嘗聞昔之尉斯邑者有二賢乎邑舊有學日就圮士失其所業咸平中段全易東南隙地新而大之作孔子廟按三禮圖為七十二子像役既畢率縣令備三獻告成且碑之沒其事士讙曰官于此者未有是用大勸始盛有儒雅有名第至今論所起曰段尉云蔡君謨弟兄生農家幼未知學凌公景陽一日拔之羣髫延之公廨鞭辟與子弟蔭弟兄日進學不已去之日復以囑之守寘于學督課之後接踵登上第而君謨卒為慶曆名臣繫一尉教誨之力夫尉以警捕為職止於警捕而已今也立學以教民挈民以就學切切然若不遠可謂不局於

其職者矣彼局於其職者以擊捕為威以發擿為神以一切治理為功至於興學化民之事則曰非吾職二公不局於其職之中而行其志於其職之外可不謂賢乎哉殆不可與庳且俗者槩論也昔常袞使閩以文辭進郡縣小民而首得歐陽詹文翁治蜀修學宮而人爭為弟子員予謂段凌二公之舉實似之特位有崇庳故所施有廣狹耳然二公初筮之所施已晶熒眩耀如此使推之一州一路其功豈在常袞文翁下哉予職警于此視二公無能為役深恐先賢之名久遂就湮沒故以名堂寓其德難華高之思復記其所以名堂之意俾刻焉既鑿予之俗且洗客之陋又以詔後之官于此者寶祐四年十月三十立

縣尉廳大隱樓記

縣尉周端常廣信人

僊溪尉督之公堂棟宇四垂植物連屬而榕樟荔朴與夫歲寒三友襟抱帶圍盤根強幹脩枝奕葉欝葱蕃茂洪敷杪末鋪張蔭映清通內外舊建重屋以樓于東序公幹暇餘登臨眺望蔚有山林氣象尉督中居儼若隱者之廬也予將以隱揭斯樓客有嘲之者曰夫樓是邑也羣二三千戶而為一閧之市通二十六里而為萬家之縣爾乃職思防察且攸服奔走其間以司存則體統之所監臨以巡行則手目之所指視如是而逸隱於斯得乎曰不然隱之為道厥若汎觀於形迹之粗未若逆探於心術之微世蓋有釣名釣譽者心不隱而迹漫隱其任真務實者跡不隱而心固隱盧藏用初非忘於仕宦而竊取之為捷徑心不隱而迹漫隱也楚子文本非切於令尹而仕已之無喜慍跡

不隱而心固隱也厥今士大夫見紛華盛麗不以為心之悅豫而寂然顧位名祿利不以為心之驕侈而沒然動作順適而存養靜定外貌官府而中懷邱壑是則智慮徹而出處之節自明道義重而去就之念自輕昔人所謂大隱朝市此故之以乃若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夫苟果於埋光鏟彩是素隱也固非聖人中道然往往因以賣聲稱於天下迄為榮進徑塗焉耳此乃小隱山林仕無喜已無慍者不為也客乃慨然有覺謂予宜以大隱扁之予樂乎其言之允協予心而申言曰仕止久速孔子嘗攝相事今見於大隱者也用舍行藏顏子嘗問為邦而志於大隱者也乃於是焉叙其問答以宣昭揭扁斯樓之意端平

三年夏五月丙辰日立

崇清陳讜為莊夢說書廉勤公謹四大字刻于尉廨之坐屏周端常為之銘

潔身有道痛克我私凡厥同體食飲裳衣生也有涯血氣膏脂瘠人肥己何忍如之獄貨非寶辜府危機脫遺典憲具嚴天威　右廉

官非虛設伻嚮即工料粮何未厥惟食功毀瓦畫墁大憝技窮我豈若流竊廩苟容赤心盡瘁恥作詐忠夫誰我知倬彼天聰　右勤

大道為公坦坦蕩蕩至平至正無偏無黨旌淑別慝舉直錯枉情無親疎善即稱獎勢無崇卑德即欽仰無或私家獄辭明兩　右公

徽官効職每懷震驚謹之謹又敢越章程夙興夜寐戰戰兢兢
如支隕石若保孤城臨事而懼反身而誠崇清四教教銘刻
坐屏　石謹

僊遊縣重修太平驛記　蔡襄

興化軍僊遊縣太平驛在唐為風亭館今門有新題而鄉俗猶
名其舊蓋所繇來久矣嘉祐元年始作廳事六月襄自泉移福
貽書鄉人共完堂室二年再臨泉州時殿中丞知縣事閻君仲
莆來況行舍曰此吾所治也於是上蓋旁立不完與正者易之
閎廡隘狹掃甓朽缺者去之治材於公民不知勞旬月而大備
使者行部王人乘傳之南者以舍息便安之美為言予嘉邑大
夫能修其職適事之宜又私自幸於東歸也與夫隣里有徘徊
之頃實被其利斯可忘哉因取詒鄉人書兼載所造列之屏著
之側昔人郵亭不脩見譏前史唯事毋小乃政之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立

僊遊縣迎賓亭記　邑人陳良士

天子有大鴻臚典萬邦之賓客焉外諸侯有傳舍竚四隣之使
車焉邑大夫之有亭燕往來之嘉賓焉且鴻臚不設則朝謁之
儀必虧朝儀虧則無以御下皇綱紊耶傳舍不隆則勸歡好之儀
必絕歡好絕則蛇豕之噬必萌里人謠耶邑亭不營則禮士之
儀墜必禮儀墜則政事莫施民怨興耶三者之設理其大焉懿哉蘭陵蕭
公之居王爵也志唯飲水家不藏貨言論高轍性度恢廓得周
瑜龐統之為人也得范丹時苗之為理也入仕之初歷左金吾

衛長史尉衡陽椽何府宰永嘉皆才識過人而刃有餘地金帛
贏帑禾粟積囷由公之良圖出公之周智提鰥挈寡撈孤漉惸
餞迓往来殫罄機杼雖宓之單父魯之中牟語以同時彼多慙
德天祐三年夏五月釐是邑也秉禮持敬勤租力農平刑定法
繕城壁濬溝隍致運船立公店十者急於用而闕乎政總之而
行靡闕其一焉且邑之藪澤襟連原隰鱗次人戶田環煙火蒙
密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有以見
我公德之布仁之洽通幽達靈之所感也洎乎旬之休訟之簡
乃涉是亭而嘆曰亭之興何人耶亭之廢何人耶穰桷朽蠹垝
垣崩弛蕪雀宅乎其上蛙蜢窟乎其下動有傾壓之患良可悲
哉於是乎偵耕耨之隙隙同闚賦斂之集来仔人于閭里剪美材

于巖壑日未疊而基已成旬不踰而功將倍楣鬬雲而捷獵欲
飛梁跨虹而矢矯如活前之後之可以行嘉樹左之右之可以
叢恠石池涵清泉入岸芳草釣可垂舟可泛羅衆伶而絲竹繁集
羣彥而壺觴滿倬然哉是亭也是境也可以下峴首而卑蘭亭
者焉愚築室於市返耕于野仰公之節槩熟公之操脩筆茲事
于貞珉庶綿陵谷之換後之人目是功得不儆乎心而莅乎政俗
者也唐庚午春三月二十五日立

僊遊縣東門九僊館記　亦山卓得慶

寶祐三年僊遊趙令君莅事之再期化洽人和百廢以脩余記
於其尊經閣之役嘆其為政之有本喜而志之矣明年二月某
日邑士林君天驥復来訪有矜色曰令君之政不但於尊經閣

之役見之今茲又新吾東門之館且併新其門焉其本末兼舉細大不遺抑亦可見矣是役也實某董之厥費四十二萬半出俸金蓋吾邑居郡之西南隅相距餘三舍邑官之將迎行旅之往來既仕與未仕者之趨京東方其要津也乾道間趙令君公綢始創四門其東曰九衢門之外樹亭曰十洲所以便賓旅也慶元間呂君祖平來宰吾邑更名其門曰朝京所以作士氣也自始刱迨今垂二百年亭圮而門亦傾比歲間有葺者不過徵役浮圖為旦暮計今令君之新斯館也不吝割己於百姓無絲毫擾其為屋東西旁敞前後增築寢房書室步簷更衣與夫庖湢之所畢備不苟然也前浚古塘引泉溉蓮時可翫賞以豁謀野之思乃以始創之名其門者名之既成以燕則曰館新而門不稱尤邑令之責也又捐俸三十餘萬委某偕陳君一沖督工重建其制視昔高數尺役方興而人不知工告成而人咸喜令君於理邑如理家去之日如始至有若此者余曰噫是尤可書也且新館之設蓋以便旅寓非驛之類乎今之邑率破壞不可為者君亦知其故乎毋亦任邑者驛其邑吏事囊櫝醉飽如唐人所云者多也今令君不驛其驛則不驛其邑斷可知矣然則二三年間問之境而田疇辟溝洫深問之郭而墻屋固林木茂問之庭而庭甚清閑諸下用命豈偶然之故哉噫是尤可書也遂書此以授林君俾歸而鋟於梓置於館之壁以為後之作邑者楷式若令君之名字寓里具載前記茲不復贅云

興化縣譙門記　　朱文霆

興化縣故為游洋鎮宋太平興國中改為縣初治興泰里國朝
皇慶中遷廣業里民屋鮮少市廛晝閉長民者類以土狹賦涼
邑可卧治而門觀弗飾至正十三年為藏吉公監邑之二年令
行事舉人和歲豐公謂斯邑雖小視古男邦門觀弗作是鄙夷
其民也既大脩縣署遂改製錦坊為譙門門距縣可五十舉武
為楹七間斲以巨杉礱以文石廣五十尺有二崇三十尺有一
面蓮峯背石竹湘水溪其左清樂橋其南綺疏玲瓏扶桑出日
畫角清亮梅花有月而向之山川殊改色矣於是鑄壺以金浮
箭以水啟閑昏昕百度悉正蓋有不待秭鴂先嗥而知發春鷄
三號而知平命明也今夫亭徼之行夜里長之讀法土牛之迎春
老瘞之觀詔莫不會於是至若農書之班則驗晷景焉郡羣祀

之舉則數刻漏焉熟孰為譙門徒是事夫美麗而已哉民既悅喜相
與求記於予始事則十三年之十二月也卒功則明年之三月
也問其材則公以率以倡而民資助有差也問其功則召之役
而官與直也嗚呼予讀班固漢史曰戰譙門則門之上有樓也
曰巢草車曰壍壘木樵雖以巢為譙以樵為譙皆樓於軍中以望
敵者也嘗聞盜闚永福公提兵塞韋嶺游洋晏然無恐今登高
以望遠惟見天民之食力不懈也弦歌不輟也非有氛祲可望
必俟乎巢車之登木樵之壘而譙門之戰也然則公之為此也以
是為臺門觀闕之遺制而昭之以文也文物盛則治教興吾知
紫氣三日之祥其將復見於此歟公名藏吉字吉祥世以閥閱
稱至正十四年七月日立

興化軍學廟記

儋遊縣尉段全

咸平二年冬十月興化軍作文宣王廟明年夏四月廟成轉運天水公知軍南陽公通判京兆公將揭碑於廟命儋遊縣尉段全為其文全曰稱孔子者鮮不謂其德過於堯舜及以天地日月為之比對也先生常設曾不足尚請紀作廟之所以先是進士方儀以舊廟卑毀不若諸浮屠伯陽之祠實將新而大之率鄉之人始構正殿塑繪先聖先師暨費侯至郕侯十人淇陽伯樊伯等六十一人工止是而貲已竭既而儀育藝京師因亟伏闕下表其事請以公錢以周是廟以示文教於遠人上嘉之以三十萬俞之命庫帑出之軍之官其主之於是材必市奇工必募良乃峻斯堂乃延斯廊乃崇斯門由殿之北辟廊為室以秘經籍以休生徒復徵彼冠冕家珮几扆車輅旂旟弓矢戈戟笙磬琴瑟鍾鼓柷敔鼎釜匕洗鉶甄彝壺之狀明堂廟社壇坎制度而模於其堂凡彝禮器若巨與細皇皇絜絜罔有遺矛噫三代之典百王之教奚不觀之盡在於此比幾甸鄒魯作者則廟之文不一缺也東南之俗敏而有智田畝市井之徒悉能識書畫字今設廟像嚴教道之如是將見其已學者進而為賢者未學者化而為學者不可窮也已非風雅不能中明之作詩遺樂工俾落之之晨奏于墀云下云廟制穹窿嚴如帝宮爰塑爰繪先聖之容爰迨四科列乎其中若在洙泗連袂而從宗官崇家侈斯則忘矣儀也無位而謀其始志弗克終乃祈天子天子成之

暢我文治鄉人翼翼惟學是職胥率用勤庶臻于極身衣不褒
有靦厥役變閩為魯實儀之力

重建興化軍學記　宋黃公度

閩蜀相距各在西南一隅而習俗好尚實有東周齋魯遺風蜀
由漢以來號為文物善地閩又其最後顯者莆之為郡蓋百有
七十餘年咸平初始有紹(詔)立學中更三舍歲貢之法生徒日滋
有司病其隘乃斥而大之未五十年腐蠹漫漶摧壓畧盡紹興
十有九年永嘉徐君士龍來居師席始至慨然欲改作一日進
諸生告以今國家稽古禮賢崇飾學校之意復白其狀于部使
者鮑公延祖得金錢一千三百萬以明年冬十一月始事閱月
六告成舊學廟屋中峙旁置諸生之館今茲東廟西學俾祇祠
肄業異焉凡廟學之制細大畢具廟之前有崇閣以閟御書後
有廣堂以繪三禮名物學之中庭礱石瀦水約諸侯頖宮之度
又設縣學于廟之東偏傳以廩藏庖湢為屋凡四百八十間復
推其餘為教官治舍非特制度宏偉雄冠一時而規畫有理雖
百世不能改作乃合三縣生員筮日迎賓陳潠介百拜飲酒而
落之相與求文於公度以識其成公度曰昔者吾夫子一旅人
耳千歲之下享王者號獨處巍巍之宮而無媿者以斯文所托
也吾徒食息學校當求其不畔於吾夫子者則羣居於此亦庶
乎其無媿矣新而敝敝而更循環之理今之一新焉知久而不
復敝乎吾將以徐君行於已者遺于人行於今者遺于後其可
也西京文翁稱為循吏其治蜀也知有所本能使蜀人至今思

之下脉趙張龔黄輩平盜賊理訟獄課農桑未免為胥吏乃知一時之功利不足以當萬世之教化徐君樂吾閩之習俗而思古人所以及物者既能成就如此猶以居冷官力難使人為不足設其勢可以自為如文翁詎可量哉

興化軍修學增廩記

宋王邁

毗陵張侯之治莆也下車之明日令於學曰莆壤墝地同褊小賦入薄不敵江浙一大户而家習詩書多出魁人韵士為中州冠吾聞泮宮養士多而廩稍少突不黔者累月吾將為爾士續食焉主計以其經費闕若干来告籍既上於是捐金錢二十萬賙其乏已而曰是苟紓目前耳如来者之不可繼何會吏白有廢刹曰崇福歲租餘三百斛例以供浮費於是又割其田相學庾閱三朔莅學見諸生有聲于列者曰先生辱貺衿佩厚矣亦知十三齋傍風上雨之不可居乎盍請往省之侯且行且顧慨然曰吾嘗責也其可以郡計彫瘵辭力於是力加樽節又得二千楮以葺治黌舍郡博士帥諸生拜侯賜退而職事者相與傳餐課工設役亡錙滲漏榱櫨棟柱之朽蠹者新之以良材槩廡甎級之圮缺者易之以堅甓垣壁軒檻之欹傾漶漫者皆支補而赭堊之徼而几榻榻皿器色色備具月五釁竣事邁一日得寓目焉舊同舍林立敬偕前列僉曰子嘗業於斯職於斯其為識顛末予去學舍久因詰今生員比前二十年增幾何曰三之一職事增幾何曰三之二予作而曰人物之盛月異歲不同如此徼今侯殆無所乎諧絜矣先是牧吾邦者亦豈無是心心至

而力不至輙止間有力可以及之而修官者或遺於廩士增田者或忽於庠士今侯此舉實兼二美蓋出文俗拘攣之外凡我同志亦盍知侯盛心之所存乎今日學校之士他日朝廷之士也課文程藝非以競華藻也史掖詞林之典冊實基焉設經繹史非以資口耳也廣廈細旃之講論實昉焉領袖班行能糾正其徒之不帥者為諫官御史必能以殿虎自許矣會計財用能不取一介之非義者為方伯連帥必能以琴鶴自隨矣容止端詳不失尺寸正色以習臺閣之儀局度閑濶不立朋比正以學廟堂之量事師忠必能陳善閉邪以事君處友信必能協恭和衷以處同列此非侯期待吾黨之盛心乎或曰子言為達仕者設也窮通有命幼而學者安得人人皆壯而行之乎曰不然也孝友其政也仁義忠信其爵也言寡尤行寡悔其祿也豈必圭組軒裳而後謂之達乎人心涵萬善有不貲之富身並三才有不位之貴衣逢冠章居窮處獨無異庸常而道之高明則可以官天地而府萬物也德之川流則可以澤生民而漸百世也此又非侯大相期待之盛心乎思昔吾邦為元老大臣則有若正獻陳公正簡葉公莊敏龔公相業光明宗社嘉賴為耆師鉅儒則有若艾軒林公湘鄉夾漈二鄭公與近世復齋陳公或勲業不竟或肥遯自高或急流勇退皆得以並祠學宮清風凜凜百世可仰是惓惓者誰寔使之乎以見君子之能為可貴而秉彝好德之真在人心未嘗泯也凡我同志而今而後共藏而脩共息而游共趣而求正心以謹其初持敬以固其久孝弟行於家庭

信義孚於州里達而為公卿則龎勲景鑠琢美鼎彝窮而為師儒則格言嘉德流輝方冊庶幾不負我侯修學增廩之德意不然則不養大體不居廣居未仕者術才而涼於德輕儇躁擾以苟賤吾父生師教之身既仕者屈學以諧於世讒譎柔邪以狹小吾聖賢傳畀之道使往哲得專美於前來者得訾議於後其不負侯之教育也幾希學嘗修於淳熙之戊戌中間雖小小葺理非經久計今又一戊戌矣而復大修之豈亦有關於氣數乎侯名友文請之玄孫傳齋之孫嗜學好修趨向近正刊艾軒傳齋文集以惠邦人凡事關雅道者為之忘倦諸生肖侯之像而祠之中告後人有引勿替嘉熙己亥正月上元日立

興化路重修夫子廟碑　元程鉅夫

夫子廟起漢歷唐迄宋出闕里徧郡縣宇宙混合時數清明新天子即位首詔天下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聲教四暨彌光尊彌光莆田一方廟餘三百祀東西陊剥將壓教授曹忠曰斯廟不治且壞豈上之人宣明教化之意責不任熟諉乃請於廉訪分司曰宜請於守貳又曰宜學廩無贏餘經始尤難泉布焉須貲力營度謂録事楊德懋能吏字學博士黄夢舉嘗僚教護屬功此兩人可白府檄之神宮丹堊像服是宜兩廊翼屋一切改作面階背堂嚴嚴翼翼齋廬庫藏悉有成規元貞初年元陬月九日戒事仲秋上丁告成麗牲有碑不可無刻教授以莆屬郡率前進士黄仲元余明等馳書謁文余謂廟夫子廟也冒謂夫子子者嘉稱夫之言扶以知帥人者也吾夫

子魯國東門一儒耳帥三千異能之人於仁義禮樂之域　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於東洛二百餘載之後當時不獨田也
點也參也賜也由也求也予也須也亢也尊其師曰夫子至於
天王之太宰儀邑之封人稱之莫不然刑昺魯大夫陋前代爵
謚之淺以是題之奚足為夫子之榮之尊敬用唐大中修兗廟
故事大書曰莆學重修夫子廟碑既又謂莆士曰鄉老成人性
與天道聞諸夫子壯者苟不以四十見惡為可懼少者苟不以
後生可畏而自勗未得患得既得患失皆吾夫子所謂鄙夫唐
杜牧云盧秀才未知古有人曰孔夫子者味哉言乎若弟子之
服勞與鄉人之樂義者教授自能書於碑陰銘曰
生民之盛莫如夫子道師萬世廟嚴千祀飛龍在天宮墻斯美

彼爾多士編氓敢齒下視樾茠肆安厥止昊天罔極恩深莫擬
矧是莆邦詩書舊里尚有典刑仁風教雨令聞令望前修是企
勗哉成材昌我文治永銘此碑壺山壽水至正元年八月朔日立

興化路重修儒學道化堂記　元宋眉年

所謂風教議肄道化其在莆學則道化堂是也易言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中庸自率性脩道至於贊天地化育猗歟大哉聖
人之道與天地同久必天地生人道盡而後聖人之道可息聖
人之道不可息也莆自宋太平興國中始為郡咸平初郡始有
學其後生徒滋廣病於隘紹興己巳教授永嘉徐士龍闢而大
之今東廟西學崇閣聳前列屋居後皆其故規堂臨判水巍然
中峙視諸屋最偉壯淳熙戊戌嘉定己卯凡兩葺迨今百有五

十三年實為國朝大德辛丑歲久敝且壓其左先毀莫可支眉年自倚席來亟議重蓋是年臈月始工明年七月畢工材甓夫匠一不費宮深廣高卑悉因其舊士輟衣食餘來助不足繼以學廩閩為濱海故部使者周重臣至是亦以祿助郡將僚掾視祿等差間亦有助聲應氣從俱若有以使之茲聖人之道所以與天地同久而不可息與於戲職其為教教所當急也名非學學所當緩也顧乃汲汲於土木之興廢何哉然今之從政者無小大所至唯視造創毀壞而為殿最又何哉捨本就末失所先後不特學校然也教非所教學非所學先王之道不明習俗之趨日下人不自知其為天地覆載之身暴棄顛淪莫可變化為之教學者亦不自知所職何事幸其人之不自知相欺於鹵莽昏愚之域其亦可悲也已則夫勉強驅於其人所共見而從事於區區土木以塞吾責者其不重可悲耶而或者欲借是為市及以是為要譽之資不思甚矣莆士大夫郡異時以道學稱事業著代不乏人所謂人所不自知者豈果無有知之者乎見聞不遠典刑尚存願相與協力期無負聖人之教之學之道之化是則深有望於莆之士者也土木之興廢云乎哉 大德壬寅八月朔日立

興化路復教授廳記

元陳三正

鄭假田於魯晉假道於虞夫假者非其有也版章土宇前人所受後人是守持以假人則起鄰國覬覦春秋非之莆郡學西舊有教授廳左曰冷軒右曰無隱齋重建年代備載郡乘至正二十一年鄰人黃武仲領學事秩滿忌代者至適其弟夢舉董蒙

古宇學私以是宇假之久假不歸遂為真有士論籍籍累訟于
官時守佐北事苟且尼而不行天歷初元夏五月同知奉議大
夫廉侯来涖事是邦政化一新尤如意學校耆艾復請於是侯
命有司按簿書詢鄰里僉無異辭遂歸我焉廼整榱桷治垣墉
揭扁為三鱣堂中堂夾室以次備舉凡僦地作室者悉令輸租
蓋侯雖治莆省臺擢委殆無虛日始新成德坊即馳遂逐道途
三載之間在他郡過半庚午冬還自三山殿謁諗其衆曰郡邑廟
學俱有杏壇而莆獨無莆之先賢宜有配侑而舊祠弗稱遂闢
敬義堂後為壇三級葺忠恕堂左為尚賢堂浚泮池植以芙渠
修經閣加以丹漆廟南有閣更名魁星湧漶者鮮之缺漏者甓
之鳩工　功數月而畢侯視學校如家區畫措置俱出人意表

又敬愛士子菁莪樂育每舉堂試中儁者優崇之於是士氣爭
奮山顛海濱亦遣子入學皆侯勉勵力也辛未季夏侯將解龜
學職相與言曰魯侯復汶陽書曰来歸志喜也我家舊物他人是
廬遂致四十餘年不決我侯一言即復其舊而且廟學具修教
養靡闕侯有功於學大矣吾徒不思所以報侯可乎請刻石以
期不朽予謂人能為難能之事必能致難能之功侯恒陽王裔
通籍金閨氣節凌秋霜聲名徧閩海惠我莆民桑麥之歌袴襦
之謡載路洋溢學校時一事耳異目登庸秉鈞軸自有燕許為
侯揄揚第以章逢感德不忘於心三正備員于茲朝夕從事不
容自默姑摭其本末云侯名大悲奴號秋崖賜姓廉高昌人至正
二年夏立

興化路興學記　　元黄方子

莆學官成自宋咸平至今元統已三百餘禩中吏賢守佐名校官修明政教以惠多士者不勝書異時學租幾萬斛著録生數千指視他州為盛革命以来我疆侵于浮圖豪右者什九五十年間漸次興復僅得什之二難矣哉學舊有水泄地六十餘所曰潘姐宋嘉定間僦佃於郡左林家曰陳塘曰林太嘉定間僦于上生院久而視為已有進士毗陵盧公来典郡幕廉知其事命上牘于府適憲使安禮公行部究心學務公以為言即日逮主僧明琬歸田八十四畝林氏子達卿等輸租二十斛其餘僧業折鏹者踵至又據見額歲不入者率什二三筦計者寅緣為利莫之誰何積下以上稔主吏陳德聚以告公公覈有方定為可徵者三衆皆一一吐實凡四閱月徵楮幣一千五百萬而黜其尤無良者以其半續置莆邑下蔡等處為田五十七斛餘悉贍士學有瀕海田其最大者曰南箕埭租斛四百餘外設隄岸以障水至順癸酉夏潦隄決教授上官文子以為已憂公聞之俾圖上楮授方畧委學正張元善前學録林知董其役隄以固得不壞歲頼以給凡此皆功公力也公將授代於是學之耆宿卓器之林仲賢等食公之德不敢忘迺羣議立碑紀績以永公休俾方子為其文方子惟前九十六年守毗陵張侯友下車之明日首捐金錢二十萬為諸生續食既又割崇福廢刹田三百以益學廩大修黌舍出郡帑凡糜楮二千時則有鄉先生曜軒王公記之其曰凡我同志而今而後其藏而修其息而游其趨而

求正心以謹其初持敬以固其久孝弟行於家庭忠信著於州
里達而為公卿則龐勛景鑠琢美鼎彝窮而為師儒則格言嘉
德流輝方策庶幾不負我侯陟學增廩之美意愚亦無易於斯
言矣公諱端智字可及為人方嚴不可干以私門無雜賓吏非
公事未嘗至其室視張侯為大父行同郡人而皆有功於莆學
甚厚今公將去此而絃歌于武城也逋租必復秀士必升誠此
邑之幸他日把麾此來惠我章逢又不止是若夫公之佐郡也
與總侯哈都公協心贊理謹簿書均賦役平訟獄此郡政也又
必有能言之者故不書（元統二年四月朔日立）

興化府儒學興造記　元朱文霆

按郡志學創於宋之咸平廟宇中峙紹興改創始左廟右學有
宋高宗御書故為之閣今御書亡而閣存其下即戟門是也廟
制先聖南向先師兖國鄒國二公居左十哲則自閔子至曾子
東西侍坐豈當時獨顏子孟子配於廟庭與以顏曾思孟生於
南面疑起於近代配位非先聖少後而已至正庚寅冬十月本
道分憲田公九嘉偕二尹公詣學始而盥薦滌濯同器田公大
斥其非暨釋菜瞻貌象蹴踖弗寧退而進司（有）而告之曰先聖先
師同位禮歟教授葉應禮學正陳英觀對甚悉曰非禮也禮之
非猶有類此歟則又對曰舊制堂有上下不過廉隅之殺耳今
殿峻而庭夷樂上縣者若系下縣者若墜而八音大不相屬矣
舊制戟門外為靈星弗作門戟法用二十有四而僅用其半則
又非古矣田公曰噫釐而正之可也顧謂郡侯判官迺麻歹曰

子前進士也其為之讓侯承命既糾其贊禮之非者遂與學官
度筵之廣深以秩神位曰復聖公曰宗聖公曰述聖公曰亞聖
公四坐徒西向十哲以次位於其下東坐者西向西坐者東向
惟夫子巍然面南而獨尊卷　龍蟉幄帟金絢配享而下皆冕
芾斯皇位致孔嚴侯又酌闔學近制為壝于前槃夾于兩階去
堂廡少殺而下可布武春秋合樂使下管鼗鼓崇牙業虡之器
皆此乎樹凡琴瑟石磬之比於人聲者則登之而樂之懋斯不
失其倫矣顧惟儀門南臨大道不可重作門但即儀門飾以采榱
為戟二十四昭其數也侯又俾學官因其署而新之教授有司
明誠有堂東距道化堂之左云越明年春丁侯與郡長僚佐行
三獻禮祭服祭器儀式適整田公按郡還自漳侯率學官以其

事白公嗟賞久之惜不獲一諸詣而去是役也費皆出於學緡以
百計應禮遂述其本末徵文於文霆以記之文霆惟禮之廢久
矣吉禮尤廢也其僅存者猶見於社稷孔子然社稷不屋其禮
差簡殿堂門戟得用王者禮惟孔子為詳詳則於上下降殺之
間不謹其辨可乎夫正冠沂郕鄒之位者禮也為堂上堂下之
級者樂也門戟之嚴疊洗之潔皆所以行乎禮樂非可以苟簡
而為之也憲官糾其疑有司任其責學官供其事於法可書田
公以國子生選侯以進士舉皆雅有文宜其明於禮焉正正十二年二

明朝日立

興化府重修儒學記　　明上官尹

今上臨御之三載制　詔州郡凡祀典祠宇有弊寖弗堪以致恭

於神者所司即加修飭勿令有違于時莆郡學未克興舉舉尹
承之是郡教常惕然于中恐負
明詔以取悖戾之咎於聖賢宣德壬子春僉福建按察司事天台
魯公穆行部至莆公夙以興學校為心尹率諸生懇辭白之公
即戒諭郡邑官曰吾聖人之教猶水之在地中無往而不在茲
殿堂門廡傾圮寧得坐視而弗加之意耶郡守陳敬通府邱彥
庸推府牧義相與謀曰任厥事非莆田葉貳尹叔文未有克堪
厥任者貳尹慨然曰此吾之素志也於是經營圖度求材木計
工費躬閱殿宇前後蠹弊者若干楹並撤而更之易瓦與鏝儀
門倫是他處俱以屋惟是學重屋巍峩高凌雲漢議欲改創諸
生來告曰前面壺山高拱非重屋對峙不足以鍾神秀且科第

得人而不乏者職此之故也尊經閣明倫堂文昌祠學門暨諸
生齋舍膳堂尚未經始郡諸公慮工之廣而成之不易膳堂文
昌祠神像即諸公之所建也餘尚未經始宣德癸丑監察御史楊
公政萬公振參議李公珏相繼行部至郡謁廟如儀視修葺將
半而未完迺謂貳尹曰功將成而中輟可乎遂招集莆老陳得
普等諭之曰若等咸有子弟游謁于學詎可不知所以重本者
乎宜可捐資以助成厥美衆咸欣書名於簿者二百二十人得
錢三千緡一萬三千有奇由是尊經閣明倫堂諸生齋舍以次完
葺人或謂尹曰子徒以宮宇致嚴於聖賢孰若身率五教無愧
於身心者導諸生徒俾無負於聖賢之學為臣忠為子孝豈不
愈於宮宇之致嚴乎予曰世之浮屠老子之宮潭潭秩秩徧于

郡邑以吾大夫子道德高厚如天地教化衣被萬世而無窮寧得
棲神之所弊陋而莫之省者乎或人無以應洪惟　聖朝稽古
右文雖遐僻之陬莫不建學立師絃誦之聲謌乎鄒魯自開闢
以來道化未有盛於　今日者也繼以　聖天子統承列聖致
治更新如唐虞時未嘗不崇重夫聖人之教者所以為世道生
民計也宜乎魯楊諸公奉承惟謹而貳尹又能體諸公作興之
意夙夜惟寅雖公務轇轕日臨董視故能回難於其易致功於
有成也昔魯僖公修頖宮而魯人作詩以詠其美千載之下孰
不喜設而樂道之不然吾夫子何列於頌以為世勸乎今滋落
成宜求當代能文者庶足以鋪張厥美詠歌　聖朝道德之光
如尹之碌碌豈足以紀茲盛事然不揣蕪陋姑述其顛末用鑱
于石俾後之觀者庶有所考也凡相與協贊以成厥事者姓名
悉書之于左方

宋興化軍貢院記

陳俊卿

莆蕞爾邦介於福泉之間井廛戶版不能五之一而秀民特多
焉間三歲詔下試於于郡庠已而褊隘則移於使者行部之舍
歷數舉試負益衆則又移於南山之廣化寺距城五里許士者
病之淳熙二年秋八月吳興姚侯來守是邦至則以平易為政
不猛不寬人吏洪和越明年三邑之士相與來告曰此邦蒙侯
之德年登益息閭里晏然無一事可以恩侯者惟是近歲羣試
于有司殆餘六千人迄未有定所是為闕典侯矍然起曰抑吾
志也且舉役而為邦人勸其可後乎屬通守趙君善仁繼至樂

贊其事乃因行舍舊址而大之廣二百九十尺有奇深三之
擇浮屠氏之才者分掌其役立重門建廳事跨以複廊室從而
周度可容萬人廳事之後為兩堂以待主司考官中門之外分
二廨以處封彌謄録凡為屋三百有六楹規模偉甚輪奐之一新
山川為之改觀始於三月七日成於六月七日於是遠近觀者
莫不咨嗟嘆異以為吾里之創見盛事也仰惟國家以科舉網
羅英俊場屋謂之禮闈取其周旋揖遜於其間顧喧噪浮薄之
風所在比或有之今侯不鄙我父兄子弟覆以華廡廣厦幸無
逼迫之患安辭定氣發舒所以志其遠者大者異時光顯于朝
將以禮義廉恥化天下豈但為空言媒利禄而已然則馴致風
俗之媺可不知其所自邪夫經始之難視成之易常情之所同

方事之倡也或謂役大費廣非歷歲淹時未易倅辦侯以濟劇
之才談笑為之曾不數月而功告畢今之為政者文書訟獄錢
穀之餘因循翫愒何暇遠圖否則臺榭遊觀所屬意焉姚侯是
舉也士獲其所僧安其居為此邦壯觀以垂勸後來建一役而
三物成可謂知所先務矣故為之書侯名康朝字廷賓今為朝
奉大夫云淳熙三年七月日立正議大夫參知政事龔茂良書
朝奉郎江南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鄭僑篆額